

涿州金石錄



涿州历史文化丛书

涿州市文物保管所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涿州金石錄

趙明題



涿州历史文化丛书

涿州市文物保管所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涿州贞石录/杨卫东等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9
ISBN 7-5402-0899-6

I.涿州… II.杨… III.石碑-考古发掘-涿州市-图录
IV.K877.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155 号

涿州贞石录

作者:杨卫东 黄涿生

责任编辑:陈 果

装帧设计:王 春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码:100006

电话传真:86-10-68478076(发行部)

86-10-65240430(总编室)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鸿蒙物探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16

字数:150 千字

印张:10 印张

印数:0001-2000 册

版别: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2-0899-6

定价:108.00 元

燕山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燕山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涿州贞石录/杨卫东等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9
ISBN 7-5402-0899-6

I.涿州… II.杨… III.石碑-考古发掘-涿州市-图录
IV.K877.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155 号

涿州贞石录

作者:杨卫东 黄涿生

责任编辑:陈 果

装帧设计:王 春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码:100006

电话传真:86-10-68478076(发行部)

86-10-65240430(总编室)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鸿蒙物探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16

字数:150 千字

印张:10 印张

印数:0001-2000 册

版别: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2-0899-6

定价:108.00 元

燕山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燕山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涿州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 于群

常务副主任 黄恩桥

副主任 姚世峰 邢建国 刘蕴英 谷书玉

编委 王铁锋 王法文 张剑平 梁惠民

吴迪 王勋 杨爱良 吕宏琳

总编 王铁锋

副总编 梁国民 康术营 李建强 杨卫东

选题策划 王铁锋 杨卫东 黄涿生

《涿州贞石录》顾问专家组

徐元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审

石永士 河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 研究员

王素芳 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

董凌魁 原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所长 馆员 涿州文史专家

《涿州贞石录》编写组

组长 王铁锋

副组长 梁国民

成员 杨卫东 黄涿生 史殿海 方清

《涿州历史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 于群

常务副主任 黄恩桥

副主任 姚世峰 邢建国 刘蕴英 谷书玉

编委 王铁锋 王法文 张剑平 梁惠民

吴迪 王勋 杨爱良 吕宏琳

总编 王铁锋

副总编 梁国民 康术营 李建强 杨卫东

选题策划 王铁锋 杨卫东 黄涿生

《涿州贞石录》顾问专家组

徐元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审

石永士 河北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 研究员

王素芳 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

董凌魁 原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所长 馆员 涿州文史专家

《涿州贞石录》编写组

组长 王铁锋

副组长 梁国民

成员 杨卫东 黄涿生 史殿海 方清

主 编 杨卫东 黄涿生

特约编写 石永士 王素芳

特邀摄影 张 慧

资料辑录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惠敏 王丽娟 王振苹 方 清

史殿海 刘桂芝 杨卫东 杨丽丽

张立国 张 瑞 赵德君 黄涿生

蒋 翠 葛淑英

碑志拓印 方 清(主拓) 杨丽丽 王丽娟

刘桂芝 于惠敏

贞石校注 董凌魁 张 瑞 赵德君

版面设计 黄涿生

特约编审 徐元邦

审 定 石永士

封面题字 林 鹏

凡例

一 本书收录涿州市境内现存南北朝时期至民国时期历代碑刻三十七通、墓志二十一方。

二 内容分为碑刻、墓志两部分，均按时代排序。

三 本书资料来源：

（一）现存于全市各文物保护单位内的碑刻；

（二）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志；

（三）通过征集，并已集中保存的碑刻与墓志。

四 本书收录的碑刻、墓志名称，以首题定名，无首题者以篆额名之或按其内容命名。

五 录文采用通行繁体字，其中异体字改为通行字，假借字及现在仍通行的简体字则原文照录。缺字、残泐漫漶不清者以『□』标识。录文格式一律依原石格式抄录，其中个别生僻字均于录文后注音、释意。

六 本书后设附录，收录现存及实物已失而文献著录的碑刻、墓志名称，并注明时代、存失等情况。

凡例

一 本书收录涿州市境内现存南北朝时期至民国时期历代碑刻三十七通、墓志二十一方。

二 内容分为碑刻、墓志两部分，均按时代排序。

三 本书资料来源：

（一）现存于全市各文物保护单位内的碑刻；

（二）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志；

（三）通过征集，并已集中保存的碑刻与墓志。

四 本书收录的碑刻、墓志名称，以首题定名，无首题者以篆额名之或按其内容命名。

五 录文采用通行繁体字，其中异体字改为通行字，假借字及现在仍通行的简体字则原文照录。缺字、残泐漫漶不清者以『□』标识。录文格式一律依原石格式抄录，其中个别生僻字均于录文后注音、释意。

六 本书后设附录，收录现存及实物已失而文献著录的碑刻、墓志名称，并注明时代、存失等情况。

目 录

贞石综述·····	(1)
碑刻部分	
涿州范阳县文宣王庙之碑·····	(26)
涿州重修文宣王庙碑·····	(28)
元好问题『摸鱼子』碑·····	(32)
皇元加封大成之碑·····	(34)
涿郡历代名贤之碑·····	(36)
涿州重修孔子庙碑铭·····	(40)
紫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44)
涿州创建龙泉寺碑铭·····	(46)
赠都知监太监窦公墓表·····	(48)
重修三义宫碑·····	(50)
重修灵惠公庙碑记·····	(52)
义勇武安王庙记·····	(54)
增修三义庙碑·····	(56)
奖励涿州诸生碑记·····	(58)
重修涿州学庙碑记·····	(60)
汉桓侯张翼德庙碑·····	(62)
关圣庙建坊碑记·····	(64)

目 录

贞石综述·····	(1)
碑刻部分	
涿州范阳县文宣王庙之碑·····	(26)
涿州重修文宣王庙碑·····	(28)
元好问题『摸鱼子』碑·····	(32)
皇元加封大成之碑·····	(34)
涿郡历代名贤之碑·····	(36)
涿州重修孔子庙碑铭·····	(40)
紫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44)
涿州创建龙泉寺碑铭·····	(46)
赠都知监太监窦公墓表·····	(48)
重修三义宫碑·····	(50)
重修灵惠公庙碑记·····	(52)
义勇武安王庙记·····	(54)
增修三义庙碑·····	(56)
奖励涿州诸生碑记·····	(58)
重修涿州学庙碑记·····	(60)
汉桓侯张翼德庙碑·····	(62)
关圣庙建坊碑记·····	(64)

超化寺重修记·····	(66)
程子听箴·····	(68)
风雨竹碑·····	(70)
张飞庙立市碑·····	(72)
汉张桓侯古井碑记·····	(74)
重修张桓侯庙碑记·····	(76)
御制重修涿州石桥记·····	(78)
御题金门闸堤柳诗碑『碑阳、碑阴』·····	(80)
浩封奉直大夫苑君行状碑·····	(84)
重修涿州文昌祠碑记·····	(86)
重修金门闸『上谕』碑『碑阳、碑阴』·····	(88)
学宫捐输租地记碑·····	(92)
重修药王庙碑·····	(94)
汉张桓侯故里碑·····	(96)
重修张桓侯庙碑·····	(98)
重建金门闸记『碑阳、碑阴』·····	(100)
重修理道公所碑记·····	(104)
赵公凤山德政碑·····	(106)
修筑拒马河北岸长堤记·····	(108)
创立理善分会碑·····	(110)
墓志部分	
大齐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卢府君墓志·····	(112)

故通直散骑常侍卢公墓志铭·····	114
唐故殿中监张君墓志·····	116
唐幽州节度使步军将段骠骑墓志铭并序·····	118
显武将军行深州束鹿县主簿兼管句常平仓骑都尉天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致仕赵公墓志铭·····	120
大元敕授星子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王公之墓·····	122
江西布政司左参议杨公墓志铭·····	124
明故郭母张孺人合葬墓志铭·····	126
诰封淑人杨氏墓志·····	128
赠锦衣衣卫都指挥使张公夫人李氏合葬墓志铭·····	130
明故封君顿公墓志铭·····	132
明故恩荣官李公墓志铭·····	134
大明封太宜人李母史氏墓志铭·····	136
明故中顺大夫福建少杨公墓志铭·····	138
明修职郎丰斋田君合葬翟孺人墓志铭·····	140
明故新泉尚公墓志铭·····	142
明故浩封朝议大夫山东布政司右参议北川李公墓志铭·····	144
明敕封冯孺人刘氏墓志铭·····	146
明持授文林郎河南彰德府临彰县知县显考田公征予墓志·····	148
皇清诰赠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内弘文院大学士礼部尚书月禎冯公墓志铭·····	152
冯铨墓志盖·····	158
附录·····	160

贞石综述

贞石者，坚石也。古人竖碑刊文，意在传之永久，故美其名曰贞石。后亦专指对碑石之美称。以石刻字铭功纪事，是华夏先民的智慧发明，而金石并举，所创造的『金石文字』则是对石刻文字所表露的钟情和珍爱。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且认为『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也。』^{〔1〕}我国近代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也说：『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故合金与石而称之曰金石刻或金石刻辞。』^{〔2〕}也就是说，在先进的书写材料——纸张出现之前，金与石是人类最早、最好的书写素材。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铭功纪事之外，又有许多可纪之事，而人们也深感铜铸文字的困难，缣帛写字的昂贵，竹木简使用的不便；同时又认识到高山有沧海之会，大海有桑田之变，惟有贞石，可与日月同期，永垂不变。而且大自然的恩赐，石是普遍存在而取之易得，于是开始较多地使用石料刻字。

我国的石刻文字，萌芽于商代。由于当时刻写工具的限制，主要是在甲骨和铜器上刻、铸卜辞或祖宗遗训之类的简短文字，石刻文字未能得到发展。到春秋战国之际，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和钢的出现，书写工具有了进一步改善。而此时的社会由于周王室的衰微，诸侯纷纷僭越称王，开疆拓土，兴强立国，视功利为荣，极需以文字记载其功德，因此石刻文字有了发展的社会基础。《凡将斋金石丛稿》云：『自周室衰微，诸侯强大，名器寝轻，功利是重。於是以文字为夸张之具，而石刻之文兴矣。故石刻之文，完全藉石以传文，不似器文之因文以见器也。』^{〔3〕}到秦汉时期刻石之风更加风靡，到东汉达于极盛，魏晋南北朝虽有所禁，但到隋唐以后又沛然复兴，洋洋然遍及华夏。

碑是石刻之大宗，墓志是埋于墓中之碑石，我们在这里所辑录的涿州贞石，系专指涿州境内的历代碑刻与墓志，余皆不论。

碑者，刻文纪事之坚石也。它是古代『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的智慧创举。它以其朴实无华的质地，意随笔动的书法，包罗万象的内容，构成金石文化之大宗；还以其『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的独特艺术体裁和『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张怀瓘《书议》）的兼容气度，构成民族文化的磅礴一支，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有容乃大、博大精深的深刻内涵。对于考经补史、文字溯源、文章体制和书法追踪等，都是不可替代的宝贵文

贞石综述

贞石者，坚石也。古人竖碑刊文，意在传之永久，故美其名曰贞石。后亦专指对碑石之美称。以石刻字铭功纪事，是华夏先民的智慧发明，而金石并举，所创造的『金石文字』则是对石刻文字所表露的钟情和珍爱。

『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且认为『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贞石也。』^{〔1〕}我国近代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也说：『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故合金与石而称之曰金石刻或金石刻辞。』^{〔2〕}也就是说，在先进的书写材料——纸张出现之前，金与石是人类最早、最好的书写素材。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铭功纪事之外，又有许多可纪之事，而人们也深感铜铸文字的困难，缣帛写字的昂贵，竹木简使用的不便；同时又认识到高山有沧海之会，大海有桑田之变，惟有贞石，可与日月同期，永垂不变。而且大自然的恩赐，石是普遍存在而取之易得，于是开始较多地使用石料刻字。

我国的石刻文字，萌芽于商代。由于当时刻写工具的限制，主要是在甲骨和铜器上刻、铸卜辞或祖宗遗训之类的简短文字，石刻文字未能得到发展。到春秋战国之际，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和钢的出现，书写工具有了进一步改善。而此时的社会由于周王室的衰微，诸侯纷纷僭越称王，开疆拓土，兴强立国，视功利为荣，极需以文字记载其功德，因此石刻文字有了发展的社会基础。《凡将斋金石丛稿》云：『自周室衰微，诸侯强大，名器寝轻，功利是重。於是以文字为夸张之具，而石刻之文兴矣。故石刻之文，完全藉石以传文，不似器文之因文以见器也。』^{〔3〕}到秦汉时期刻石之风更加风靡，到东汉达于极盛，魏晋南北朝虽有所禁，但到隋唐以后又沛然复兴，洋洋然遍及华夏。

碑是石刻之大宗，墓志是埋于墓中之碑石，我们在这里所辑录的涿州贞石，系专指涿州境内的历代碑刻与墓志，余皆不论。

碑者，刻文纪事之坚石也。它是古代『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的智慧创举。它以其朴实无华的质地，意随笔动的书法，包罗万象的内容，构成金石文化之大宗；还以其『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的独特艺术体裁和『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张怀瓘《书议》）的兼容气度，构成民族文化的磅礴一支，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有容乃大、博大精深的深刻内涵。对于考经补史、文字溯源、文章体制和书法追踪等，都是不可替代的宝贵文

化资源。

碑，由碑首（或碑额）、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正面称碑阳，背面称碑阴，两侧称碑侧。其形制最初为长方形石板，到清代出现了卧碑和四方柱体碑。碑刻文字一般为汉字，元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以蒙文、满文、藏文、西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刻写的碑文。碑文的字体有篆书、隶书、楷书（或真书）、行书、草书。根据碑所立的地方，碑又可分墓碑、寺庙碑、纪功碑和纪事碑等。碑是历史的产物，是华夏民族在社会实践创造的独特的文化形式，虽然它一样质朴，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碑首是碑的顶端，最初的碑首与碑身为一石刻成，到明清时期，因碑首加大，雕刻华丽，故而与碑身分刻，再以榫卯连接在一起，称为碑额。在清代皇家的碑刻中，碑额更为华丽，式样也更复杂，并分为碑顶、碑额、碑身、碑座四部分。碑身是碑的主体，一般为长方形石板，到清代出现了横长方形碑体（称卧碑）和方柱形碑身。碑座亦称碑趺，是稳固碑身使其直立的基础。汉代的碑座有方形和长方形，一般为素面或刻有简单的“四神”图像。到南北朝时开始出现刻成龟形的碑座，这种龟形碑座，宋以前均称龟趺，到明代因有了“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之说，更有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升庵外集》记中说：“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一曰赑屃，好负重，今碑下趺是也。”故明清时期的龟趺也称赑屃驮碑。除了龟座外，清代的皇家碑刻中还用须弥座和覆莲碑座。

碑的名称始见于东周，而刻文纪事之碑，则最早见于西汉晚期，《说文·石部》：“碑，竖石也”。《仪礼·聘礼》：“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郑玄注云：“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於碑。”郑玄注：“丽，犹系也。”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碑者……施於庙则系牲。”《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於间为鹿卢，下棺以絰绕。天子六絰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宋·孙何《碑解》：“古之所谓碑者，乃葬祭殓聘之际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从石者，将取其竖且久乎？”

由此可知，所谓碑，本来只是一块竖立的大石板，当时主要是立于庭院中，用以测识日影；立于庙门之侧，用以拴系牲口；或是办丧事时，把石板直立在墓穴四角，用以扣牢粗大的绳索，慢慢把棺材放下去。这些石头，总名曰碑。所以《说文》称碑为“竖石也。”汉以前的古书中所有的“碑”字，大多是指这种直立的石板。到西汉晚期，人们开始利用这种石板刻上文字，记述墓主人的生平、官职、卒葬年月等，树在墓前，称之为墓表。以后，石板上所刻的文辞渐渐增多，内容也更丰富，不仅记述墓主人的生平事迹，而且还加上后人的颂扬和悼念之诗铭，形成一篇传记文章，称之为墓碑。墓碑是墓表的发展。从此，碑的含义就变成了刻有文字的石板。此后，人们更进一步广而泛之，在祠堂、神庙，以及一切值得纪念之处，凿石树碑，以托永久，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碑。

更有今人何汉南先生在《石碑的来历》中认为碑就是放大的竹木简牍或玉石圭册。穿，也是取象于汉代简札上的系简版而设的